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首上

經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繕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御製春秋傳說彙纂序

六經皆孔聖刪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
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各行其師說末流
益紛以一字為褒貶以變例為賞罰微言既絕大義弗
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怪僻程子所謂炳
若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
明代立于學官用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並行宗其說

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詞臣纂輯是書以四傳為主其有舛於經者刪之以集說為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錄書成凡四十卷名之曰傳說彙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贊一詞司馬遷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

定論後之諸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指不亦難乎是書之輯亦惟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辭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為序

康熙六十年夏六月朔

金庭正庫全書

御製序

奉

旨開列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總裁校對分修校刊諸臣職名

總裁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王 澄

南書房校對

吏

部

右

侍

郎

臣

張廷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蔣廷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勵廷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魏廷珍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邦彥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王圖炳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趙熊詔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汪應銓

翰林院檢討臣張照

翰林院編脩臣薄海

在館分脩校對

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企清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綏

國子監司業臣盧軒

提督江西學政翰林院編脩臣徐昂發

提督雲南學政翰林院編脩臣汪份

提督陝西學政翰林院編脩臣王莫

提督廣東學政翰林院編脩臣惠士奇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王時憲

翰

林

院

編

脩

臣

王時鴻

原

任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王遵辰

翰

林

院

編

脩

臣

楊繩武

工

科

給

事

中

臣

繆沅

戶

科

給

事

中

臣

王澍

候

補

監

察

御

臣

史李璿

工

部

都

水

司

臣

主事高輝

候

補

主

事

臣

于本宏

中

書

科

中

書

臣

王祖慎

內

閣

中

書

臣

曹儀

內

閣

中

書

臣

管式龍

湖廣督理湖南糧儲道

按察使司僉事

臣

王奕鴻

復

職

知

府

臣

章文鑽

四

川

敘

州

府

同知

臣

李

中

原任江西吉安府安福縣知縣

臣

胡承讚

直隸永平府昌黎縣知縣

臣

徐榮疇

進士

臣

吳翊

進士

臣

袁濬

舉人揀選知縣

臣

王時濟

舉人揀選知縣

臣

徐脩仁

舉人

臣

陳垿

副榜貢生議敘知縣

臣

錢元昌

歲貢生考授州判

臣

朱稻孫

生

員臣井其演

校刊

署理光祿寺事務刑部山東司郎中臣趙之垣

引用姓氏

周

左氏 邱明

公羊氏 高

穀梁氏 赤

二名喜

漢

董氏 仲舒

劉氏 向

子政

劉氏
歆

子駿

賈氏
達

景伯

王氏
充

仲任

服氏
虔

子慎

鄭氏
玄

康成

徐氏
邈

太和

江氏
熙

邵公

何氏
休

晉

杜氏

預

元凱

隋

范氏

甯

武子

劉氏

炫

光伯

唐

陸氏

穎達

仲達

一作沖遠

孔氏

穎達

顏氏

師古

籀

楊氏

士勛

徐氏

彥

啖氏

助

叔佐

趙氏

匡

伯循

陸氏

淳

伯沖

何氏

濟川

柳氏

宗元

子厚

盧氏全

玉川

李氏瑾

陳氏岳

宋

葉氏清臣

道卿

胡氏瑗

翼之

安定

孫氏復

明復

石氏介

守道

徂徠

王氏沿

聖源

李氏堯俞

歐陽氏修

永叔

盧陵

黎氏鍇

劉氏敞

原父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杜氏諤

師氏協

孫氏覺

莘老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蘇氏軾

子瞻

東坡

蘇氏轍

子由

穎濱

崔氏子方

任氏伯雨

德翁

張氏大亨

農師

陸氏佃

劉氏絢

質夫

孫氏抃

夢得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葉氏夢得

少蘊

石林

呂氏本中

居仁

許氏翰

崧老

陳氏祥道

用之

三山

胡氏銓

邦衡

澹庵

王氏 蒔

彥光

胡氏 安國

康侯

胡氏 宏

仁仲

五峯

胡氏 寧

和仲

茆堂

高氏 閑

抑崇

息齋

程氏 迴

可久

沙隨

劉氏 本

君舉

止齋

陳氏 傅良

朱子

熹

元晦

紫陽

呂氏

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

九淵

子靜

象山

薛氏

季宣

士龍

項氏

安世

平甫

平庵

羅氏

願

端良

沈氏

斐

文伯

張氏

洽

元德

戴氏

溪

肖望

岷隱

劉氏

克莊

潛夫

後村

黃氏

仲炎

若晦

李氏

琪

竹湖

趙氏

鵬飛

企明

木訥

趙氏

孟何

黃氏

震

東發

呂氏

大圭

圭叔

樸鄉

家氏 鉉翁

則堂

吳氏 仲迂

可堂

任氏 公輔

宋氏 宜春

趙氏 與權

元

金氏 褻祥

吉甫

仁山

俞氏 駿

心遠

萬氏 孝恭

熊氏 朋來

與可

吳氏 澤

幼清

臨川

草廬

陳氏 深

子微

齊氏 履謙

伯恒

程氏 端學

時叔

黃氏 澤

楚望

王氏 元杰

鄭氏

王

子美

師山

李氏

廉

明

趙氏

汎

子常

東山

汪氏

克寬

德輔

劉氏

永之

仲修

張氏

以寧

志道

翠屏

劉氏

實

嘉秀

敬齋

黃氏

翰

汝申

邵氏

寶

國賢

二泉

金氏

賢

湛氏

若水

元明

甘泉

季氏

本

明德

彭山

熊氏

過

叔仁

趙氏

恒

余氏

光

王氏宗沫

新甫

王氏樵

明逸

方麓

姜氏寶

廷善

鳳阿

王氏錫爵

元馭

荆石

王氏爵

和石

朱氏睦樞

灌甫

西亭

黃氏正憲

姚氏舜牧

虞佑

承庵

高氏 拳龍

存之 景逸

章氏 漢

本清

郝氏 敬

仲輿

錢氏 時俊

用章 仍峯

賀氏 仲軾

卓氏 爾康

去病

羅氏 喻義

陳氏 宗之

王立

張氏溥

天如

西銘

陳氏際泰

大士

嚴氏啟隆

鄭氏嗣

賢簡

王氏貫道

甘氏雨

以上四人未詳世次附錄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目錄

卷首上

綱領

卷首下

王朝世表

列國年表

王朝列國世次

王朝列國興廢說

列國爵姓

列國地圖

王朝地名

列國地名

卷第一

隱公元年之二年

卷第二

隱公三年之六年

卷第三

隱公七年之十一年

卷第四

桓公元年之四年

卷第五

桓公五年之十年

卷第六

桓公十一年之十八年

卷第七

莊公元年之七年

卷第八

莊公八年之十四年

卷第九

莊公十五年之二十三年

卷第十

莊公二十四年之三十二年

卷第十一

閔公元年之二年

卷第十二

僖公元年之五年

卷第十三

僖公六年之十五年

卷第十四

僖公十六年之二十四年

卷第十五

僖公二十五年之二十八年

卷第十六

僖公二十九年之三十三年

卷第十七

文公元年之八年

卷第十八

文公九年之十八年

卷第十九

宣公元年之六年

卷第二十

宣公七年之十一年

卷第二十一

宣公十二年之十八年

卷第二十二

成公元年之五年

卷第二十三

成公六年之十年

卷二十四

成公十一年之十八年

卷二十五

襄公元年之九年

卷二十六

襄公十年之十八年

卷第二十七

襄公十九年之二十六年

卷第二十八

襄公二十七年之三十一年

卷第二十九

昭公元年之六年

卷第三十

昭公七年之十三年

卷第三十一

昭公十四年之二十一年

卷第三十二

昭公二十二年之二十五年

卷第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之三十二年

卷第三十四

定公 元年之七年

卷第三十五

定公八年之十五年

卷第三十六

哀公元年之七年

卷第三十七

哀公八年之十四年

卷第三十八

哀公附錄經傳

臣等謹案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聖祖仁皇帝御定大學士

臣王掞等奉

勅脩纂春秋三傳隸事互異宋胡安國臆斷尤多餘
如服虔杜預何休范寧等注釋各有師承互
相攻訐褒貶之例訖無定準是書廣搜精擇
刪背經之傳去畔傳之說微言大義為千秋
經世之圭臬已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校官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首上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首上

綱領一 此篇論春秋經傳源流

班氏固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杜氏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
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
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
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

陸氏德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
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
君子左邱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
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
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
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
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

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
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
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齊人胡母生趙人董仲舒竝
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羸公廣川段仲溫呂步
舒皆仲舒弟子羸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
魯眭宏宏授嚴彭祖及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
學宏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
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

冷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始
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潁川棠谿惠惠授泰
山冥都又疏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筦路及冥都
又事顏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 瑕邱江公受穀梁
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為博士使與董仲舒論
江公呐於口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
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衛太子復
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

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宗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召千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

申章昌曼君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
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始江博
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為講學大夫 左邱明作傳
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
叔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
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
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
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

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漢書
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
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從
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
歆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達達受詔列公羊穀梁不
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達又
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

農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同
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
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竒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
九江太守服虔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荊州刺史王
基大司農董遇徵士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
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顏容作春秋條例又何
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
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宣

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
封為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
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
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左氏今用杜
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

啖氏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
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
而云夏禹所紀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

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
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
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
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
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
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採當時文籍故兼與子
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
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

交錯混然難證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
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旨亦是子夏
所傳

歐陽氏修曰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
下同列國吳楚徐竝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
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
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
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

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
殊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
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
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
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竝行至今初孔子大脩六
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
而義隱微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
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

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鄭氏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傳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

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
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
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
亦有魯春秋記曾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
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
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

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

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寔而知其美惡
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
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竝作予奪不同善惡
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為
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
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
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
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

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吾於此見之

朱子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彊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當時亦湏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個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

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問公穀傳大概皆
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其他文字疑若
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
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
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
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如聖人
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
記却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邱明左邱其姓

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呂氏大圭曰或問春秋魯史也諸侯亦有史乎曰案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說者曰如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曰昔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曰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魯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

馬氏端臨曰案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又曰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

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農于昧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

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為夫子
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
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攬入正經
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
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
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
附之經文多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
經矣

吳氏濤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昔朱子刻易詩書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案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因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

則又豈容以偏徇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
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
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
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
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
定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
多今則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為主倘義有不然則從
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

綱領二 此篇論春秋大旨經傳義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

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

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
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
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范氏甯曰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
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
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
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

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衆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孔氏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

人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略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嚮倍此則久遠遺落不

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典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詳畧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啖氏助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穀梁

意深公羊辭辭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
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彊通
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又不知有不告則不
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列國至多若盟會征
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
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
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
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

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
發斷以定厥中詳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問
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
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瘅惡不失纖芥而已又曰
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
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
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
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

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竝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畧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

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畧因舊史十
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
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答
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
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
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邵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春秋為君弱臣彊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于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惟其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
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
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
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
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
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
其微也 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之類蓋欲
成書勢湏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

上下文異則義湏別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

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
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
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

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
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
得聞常語以四代禮樂是也 春秋諸侯不稟命天

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
兵加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辯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
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子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
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
為主責已絕亂之道也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
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
力也

胡氏安國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

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
明宗旨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
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
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
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
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
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

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

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臣之黨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

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汪氏藻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

朱子曰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

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十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裡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

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
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
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
硬說那箇字是舊史文那箇字是孔子文如何驗得
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
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浸梁之
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 春

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

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
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
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弑
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
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
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
遂竝其子孫而降爵乎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
本據曾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

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事
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
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
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
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
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
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

如此乎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宗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湏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

善者為戒 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
是又曰觀其予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林
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正誼明道權衡萬世典刑
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
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
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
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霸事業不知當時
為王道作邪為伯者作邪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

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者已前
春秋文字雖拘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
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謫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
可不知 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
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
聖人親見據寔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
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

呂氏祖謙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

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有笞筆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豪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猝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饒氏曾曰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
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
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
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
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
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

者皆史失之也 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爾所謂
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
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
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
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
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
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
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
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洪氏興祖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
天本無度治厯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
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汪氏克寬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
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
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揚子曰說理者莫辯乎春

秋

吳氏灤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可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岳也山岳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程氏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說春秋者終莫之省

甚可惜也夫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又如
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婚與齊人
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
十七年而始娶又如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
其終卒有姜氏弑閔孫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
衛而衛侯朔入於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又書齊人來
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築郿告糴於齊而新延

廸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

劉氏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章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抑嘗考之蓋史冊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夫首止

之與葬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将書其取與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茲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

先書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鄧氏元錫曰莊僖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春秋治

諸侯予其尊王者奪其不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
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治大夫予其尊君
者奪其不尊君者而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國之大
夫雖管隰狐趙之勲不見於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
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也雖先郤樂胥
之烈不見於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
惟繫於一國之故也大夫之名見於春秋夫子之所
恫也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盟也自

垂隴始也大夫之主兵也自伐沈始也陪臣抑又微矣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為於王統最遠也是故陽虎入於謹陽闢以叛經不書書盜竊寶王大弓曰是盜而已矣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叔孫仲孫圍郈蓋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

陸氏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

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
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豈孔子乎

綱領三

此篇論傳注得失及讀春秋之法

杜氏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
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
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
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

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不直者皆以為義者也

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

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
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荀氏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
究邱明撰所聞為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
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
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
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竝行

范氏甯曰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

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
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
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
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
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
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
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
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

而漢興以來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樸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歐陽氏修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

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又曰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

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邱明否曰傳中無邱明

字不可考

劉氏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以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以為經傳自以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晁氏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
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氏
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
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胡氏安國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
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
義為主則當習公穀

胡氏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

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
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不
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
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
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
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
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
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

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

往不曾見國史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來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來 問春秋胡文定公之說如何

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 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傳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或有解春秋

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 胡春秋傳有牽彊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有過當處 問胡文定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則是聖人有意誅賞曰文定是如此說道理也是恁地但聖

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
為是如何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
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一
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
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 前輩做春
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
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
疎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可畏春秋本是嚴

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邱明恥之是姓左邱左氏乃楚左史

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呂舍人春秋不甚主張胡氏要是此書難看如劉原父春秋亦好可學云杜預每到不通處不云傳誤云經誤曰可怪是何識見晁氏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郝氏經曰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為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全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

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為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

虞氏集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竝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

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
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
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

章氏潢曰自漢而下說春秋者無慮數百家皆原於公
羊穀梁左氏胡氏最晚出得顥立於學官而諸家之
說幾盡廢矣安國之作傳也總三家紛紜之說而錄
其是彙諸家後出之論而采其長義例炳然袞誠斯
備然以為不詭於聖人之教則可以為盡得聖人之

意則未也夫經之為言常也聖人之作經也簡易明白不以微曖難明之辭眩天下也不以操切繳繞之文誤後世也要以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以昭人道以達王事如斯而已矣迺胡氏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是故不免激焉而偏索聖人之精義於一字筆削之文是故不免覈焉而深故三傳立而聖人之教分聖人之志則未失也胡氏之傳出而聖人之教尊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少矣

以上論傳注得失

程子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
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他經非不可以窮
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
為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
物為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
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
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
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邵子曰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楊氏時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 又曰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

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又曰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李氏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徒步

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又曰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邪

朱子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芬黃仁卿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

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
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
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
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
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
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
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

陸氏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閑大惟其簡嚴

故立論易刻惟其闊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
隱矣事案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
秋之要法 以上論讀春秋之法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首上



覆核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